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十七

附七

侍者福善日錄 門人通炯編輯

與汪靜峯司馬

興是有望於座下願以金剛心地爲護法檀  
慶佇看無盡法輪皆在一微塵內轉也

又

憶昔長安大道把臂同遊策蹇長驅風浪旅  
宿此段因緣真兩間奇事謁來倏忽幻化如

附七

一

斯惟正眼觀之端若空花夢事耳惟三昧神  
力無不深入諸法夢幻實際也山僧自入瘴  
鄉仗光被諸緣寂靜種種皆爲助道具彌感  
聖恩裂破幻網重重可勝半生行脚諒知已  
必不以此爲妄語耳惟馬祖喝道西江而廬  
阜諸刹皆從上家傳演化地座下生長於黃  
梅開化於青原今且復爲匡山主此等行脚  
皆從馬祖解制時來能不重此本願乎聞歸  
宗近蒙聖恩頒賜大典今日因緣大非昔比  
地主得座下則人又非昔比也西江道法之

菩提所緣緣苦衆生惟居士以大悲願力置  
身苦衆生界即夢想中無非利生事業知苦  
提種子日夜增長當無量矣華嚴五地菩薩  
純以利他成己妙行豈堅固我相及孤調解  
脫者而能及哉是則紫雲千峯未嘗不列几  
席間也江頭晤別及濱行叮嚀首座之言字  
字入我甚深三昧山野二十餘年沉淪苦海  
即寤寐山林如想極樂世界何幸仰仗慈力  
攝持置身萬仞峯頭一夕之安日劫相倍到  
此水窮山盡處豈容更着一毫妄想耶此吾  
本分事是不敢勞多囑也仰承檀施爲山林  
護法五乳數椽去冬已就安居何意餘生得

遂高卧萬山積雪一徑雲封不減清涼寒巖  
徹骨時也感念護法之心真不可以言謝

又

自聞警以來此心無日不坐馳塞上也當此  
小劫恨無神力以消衆生定業唯率衆口誦  
華嚴經以祈邊境靜謐切願老居士早遂歸  
來之志同究竟此生淨土之願新歲聞法駕  
業已抵家喜而不寐此荷聖恩特出望外誠  
感佛祖神力加持以爲法門證信耳豈小緣  
哉每思老居士坐此二載靜觀一念不啻鐵  
壁銀山即三十年行脚未必有如是真得力  
處過此一關則掉臂淨土又超日劫矣是知  
此番因緣皆助出生死海之迅駛也何快如  
之山野仰仗慈庇山居不及三載經營聊爾  
可栖即將常住交首座爲十方獨此一身閉

附七

二

關絕緣隨衆粥飯自中秋至今已及五月三  
十年所求難得之緣一旦遂之餘生豈忍輕  
放將一切禪道佛法置之度外單修拙度效  
遠公六時刻香代漏日持彌陀五萬聲以送  
餘生所幸衰朽色力尚可强行夜坐不卧精  
神覺無疲倦即一日皆老居士之惠我也  
與繆覺休

與居士多世法親支離歧路今他鄉慕直喜  
慰何如西江一帶法緣所賴智椎先白即以  
貧道聊爾經過深仗旁通助顯此其王重仙  
陸七  
陀佛欽內秘而調應偶會之機妙在節拍成  
令耳私謂在處法緣假令人人啐啄同時如  
居士者當使法幢光明照耀大地矣別後因  
緣具悉南臯居士書中但念居士扁舟東下  
見諸故舊不能無懷又不知達師錫住何方

可能一親承接足否貧道身嬰罪藪難傍孤雲儻杖屢乘秋發興而來固所大願但跋涉艱難恐不勝其勞頓耳若有緣共坐五羊江頭相與披剥萬象亦奇事也

又

貧道以夙業力隨幻化緣濫膺形服賓不稱實有點真淨頃荷諸佛慈悲不棄而投之紅爐烈焰中頓使積習垢纏銷燬殆盡自慶此段因緣可超生平行脚耳近於會城栖遲壘壁間日唯閉門枯坐搜究佛祖心印了未了公案惟斯末法苦海波濤將求自度安敢望中流轉舵揚帆彼岸乎以是塵尾堆塵口角生羈比幸勻原昕夕往來可謂世外奇逢此公天然道骨凡所云爲皆從金剛心中實際流出然雖道不勝習且喜習不障道更自可

特此蓋般若久熏根本脫黏畧無沾帶道品中固稱勇猛丈夫上根利器若一撥便轉可日劫相倍此番造物鎔治成就不淺觀其粧糠榮辱塵垢死生順物虛懷矮蛇濁世大非疇昔意與居士再晤之日或不復以兄事之也居士東歸吳中計此時返櫂南州儻有達師起居并諸故人消息幸示以慰爾瞻起居何如聞雲居已復江左祖道中興法輪機軸在此一轉今居士力荷擔之豈非前身爲知事適來了此宿願乎右武去就因緣渠自有報可省繁念第貧道幻影浮踪尚託乾城猶然未登初地也

與賀知忍中輸

度嶺以來杳如隔世道義之知豈能忘於一日自癸卯冬聞達師訃音則山僧此心與之

俱死法幢既折有識何歸不止痛心而已切  
念達師生死之義將期解脫之日親往致一  
瓣香爾後山僧日益多難足無停影直至癸  
丑冬出粵擬過南岳一赴故人之約取道東  
歸<sup>陳七</sup>有期忽又復三載人生幾何況今年踰

七十目前光景無多頃聞業已入塔益增惶  
懼恐即填溝壑何面目見達師於寂光乎茲  
將扁舟東下秋冬可抵雙徑以踐生死之盟  
生前面許塔銘此願豈可再違但達師半生

已前行脚事跡都所未悉須與諸法門高弟

探討商榷以便執筆達師一座無縫塔樣先  
從諸公筆尖托出山僧不妨作依樣葫蘆也

與于中甫比部

一晤千日如食頃耳雖心光洞照不若時復  
磬欬爲佳達師西遊無間令人重增妄想也

鄙人去秋以乞法因緣幻遊王城幸接洞觀  
健齋諸居士極盡法喜之娛惟蓮華座畔獨  
少一跏趺人爲缺典耳想足下入都法門增  
色然長安塵聚塵塵皆是入正定處足下一  
一能入之乎所云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  
是則恐其不堅密耳鄙人時來癡慾日長嬾  
情益增頽然無事憶足下定中覩之未必不  
熙然一笑何時暫得毘離相與默談不二耶  
陸海無涯願智械嘗橫無疲津濟是所願也

又

往一交臂之頃鄙人即敢以知足下自許然  
未敢許足下知鄙人旣讀手書具見真心兩  
相照耀若秦鏡交光肝膽盡露不獨見匠氏  
作者之妙蓋亦深見足下天然本色全無刀  
斧痕也較之鋸解不開紐理橫紋雖有犯鼻

之斤亦無容施其巧矣惟念世衰道微愈流  
愈下非特求真實以生死爲急務以道法爲  
已任若古之挺然傑出者固不可得至若具  
正信明白黑直心熱腸橫身以當涂轍者亦  
不多見况夫卓然頓超濁世若足下與同參  
大衆一時亹亹者乎鄙人私謂時雖末法猶  
正法也自爾吾輩有高深堅利恃爲外護然  
雖將頭不猛亦足以使魔外喪魄我此涅槃  
大城可保坐令安堵況復經營日新有身董  
其役者乎吾道之幸幸何以喻常竊論吾佛  
世尊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所謂一大事  
者果何事耶古德云除却死生真大事其餘  
都是可商量是知真見生死了然不變而不  
避者方稱堪任大事耳然能果了生死不變  
則餘不足論以此事爲大則他皆細故是則

忘生於道法與傷生於物欲者必有辨矣然  
用田程之心以爲法則法無不振使蘇李之  
志以降魔則魔無不服則安攘法土之功莫  
大於是此足下深抱而同參大衆共有者鄙  
人似深知之是故荷擔之任不容不屬之足  
下且令自負之矣吾輩雖堂堂直泥木之佛  
豈不巍然可觀是足以受燒香散華而作供  
養但不能度水火耳侍者歸極口足下妙契  
言外且辱委心相可是則凡在周防法幢者  
足下定以法眼洞照未然而神運力持矣茲  
移七  
特遣迎龍華師歸窟中且留達師主寂場是  
二老把住放行又在足下之手耳呵呵一笑  
千里同聲併入慈照

山野以葉風南吹初擬過故都見故人豈意

又

潮流而西竟失良晤幸江頭與達師抵掌信宿而別屈指倏忽幾四年矣世相遷流刹那不住惟道眼諦觀了無去來之想耳始至雷陽以有漏之軀水火似不相入第以性融之則平等寂滅及回五羊得右武爲侶朝夕無

問此君光明種子甚深第爲習氣所蔽山野

時時鍼劄不透直至臨行痛下毒手頂門一鍼渠自謂一劄到底始知回頭轉腦因贈之曰覺非居士又爲銘以銘之渠亦自發大願此後若不痛自策勵則不當以人數目之此

語出自痛腸第此事須時與善知識決擇提

携乃能合轍否則惡習一發不覺墮在黑山鬼窟此從來學道人所難者要在金剛心地立定腳跟方不被他掉弄耳比得手書知座下年來所遭憂患如此人所難堪苟非以理

折情何以過此一關此中波瀾皆性海汪洋料沐浴洪流優游巨浸而無涯之量自能飲縮白川吞吐日月耳即以來劄示右武讀至可嘆語不覺舌短蓋真氣逼人自當點首即宇宙內以此實事傾倒者亦不多見也頃楞伽已成特遣侍者費往請正但此經境界非攀緣可到座下當哀毀之餘理極情忘必於此門深八儻有一語當心願告同志廣其法施惟此不獨區區報君恩即座下亦可酬罔極矣

又

別來忽忽如許歲月不知落向何處世間夢幻亦至此耶瘴鄉炎蒸毒霧膚觸難禁所賴一點清涼地作影身草耳炎荒朔雪火水異勢自古皆然獨去冬寒氣不減薊北新歲南

征宿新興旅邸寒凜肌骨凍不能寐夜半扣  
門驚起則見大義特北來諸故人書首函達  
師及尊札讀之恍若冰雪隨牀頭舉身毛孔  
清徹宛在千丈寒巖破衲蒙頭睡醒時也四  
月自雷廉回時法音再至手之字字心光流  
溢迸洒奪人居士坐此憂患病苦中而細細  
作書如此足見三車長者之心無時不在火  
宅中也年來生事何如令甥成就何似惟此  
末法劫火洞然此中能得一片清涼地即火  
裏蓮花也右武自珠江臨別頂門一錐透至  
脚底賴此機緣即年來居家杜門謝客修忍  
辱行皆仗此法門威力也第習氣勇猛不能  
頓入微密耳劉貽哲根器近道頴悟快便第  
般若不深天壤間此等奇氣目所稀覩每相  
見但說眼前淡話從來未敢舉着此事欲識

庚七

八

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料不負雅望耳得達  
師長安消息甚慰鄙懷從前門庭亦折合過  
半惟此不獨爲達師福亦是法門厚幸末法  
中有此宗匠可追像法第叢林凋弊後生薄  
福不識可能蒙化否曹溪傾頽之極苦心欲  
爲料理去秋入山畧爲整頓似亦可觀所謂  
水月道場空華佛事觸處皆然何必以有所  
住心作無相福田乎此在護法心精所樂聞  
者贊發一笑

與吳本如祠部

庚七

九

奉達光相倏逾一紀別來法門日見凋弊知  
識星散痛念法幢摧折慧日西沉言之腐心  
想在同體可勝悲愴耶昔稱寂音爲法有程  
嬰公孫杵臼之心今於阿師再見之矣貧道  
庸鄙愧無荷法之資而有破法之愆然在金

剛心中不知作何懺悔也浮沉瘴海不敢有  
負本懷所幸諸苦能安足慰慈念向在曹溪  
作六祖奴郎以供洒掃爲淨心地仰賴法庇  
諸畧有序唯念業繁未脫初服未遂不敢安  
心寂定耳儻如所願得以休老埋骨此中足  
了生死大事斯實惟天能育惟慈能贊之也  
不識文殊右手能伸過此百城乎

與曾金簡儀部

那羅延窟古佛道場毘盧親口授記處沉埋  
海隅千百年爲蔑戾車之所倒置山僧初以  
避魔至此然不知撞入魔界信乎業屬前緣  
無逃者此時更無神通法力可使唯只拋擲  
身心隨順忍受不與魔寃作對耳又何敢誇  
禪定解脫融通理事無礙哉嘗思法華囑累  
末世利生第一當起大忍力大精進力悲夫

黃面老深有懼於此時也然山僧自揣非大  
忍力大精進力又何以拔魔幟豎法幢哉承  
足下見示縛解之意信乎法性原無彼此嘗  
謂世出世間乃生與無生之異耳然日用現  
前種種業幻諸流轉者皆生死因若不爲所  
轉不忘境界有可忍者謂之生忍不見可忍  
亦無忍者爲無生忍若忍至無生則無不忍  
矣心境如如亦爲寂滅然所稱魔業不獨冤  
對爲然即凡當人起心動念不順解脫戕害  
法身逼惱正性者皆魔屬也吾人有志做工  
夫出生死者不能忍此又何以稱有力大人  
我輩生居堪忍中若此處不破則無可破者  
固當直以大忍力大精進力爲第一義諦耳  
無論道緣前定不前定功力齊不齊也足下  
其信然之耶見面爲難不覺漏泄至此

又

與馮啓南孝廉

昔承蜚光照臨海印真不世良緣頓成金剛  
種子未劫不磨終當透骨而出此大丈夫之  
能事非居士大力量人一肩擔荷孰敢正視  
別後因緣無從委悉起居之狀諒已深入如  
夢七  
幻三昧當動靜不二也貧道向爲山鬼所弄  
加之夙業障緣致茲嚴譴是雖有玷法門且  
幸增上道力所云大火所燒此土安穩非妄  
語也古人每以苦事爲助道增上緣得力處  
正在於此居士聞之將爲塗毒鼓耶今業已  
荷戈半載適當歲時大凶疫癘交作民物凋  
殘良可悲愍是故於菩提心轉更增勝第此  
幻化空身居然火宅中也毘耶法會對談不  
二端在何日惟同體之悲定惟此枯朽頭陀  
時時暫興妄想也

跋七

主

老人與足下遊將二十年矣如在水月光中  
一切逆順境界光中之影耳諸子同入而受  
用不同者正似天人一器受食而精麤各別  
此其佛性貴緣種也老人與足下諸子多生  
一遇猶時雨也各各種子因而發生秀實存  
乎人耳今老人去粵則似未至之時幸有足  
下爲之灌漑不至焦枯此段因緣誠非小小  
二乘但畏衆生難度故絕分菩提足下豈存  
衆生於目中耶大段此事在人之自肯肯處  
便是入處古人拌捨身命只是一肯心耳但  
願足下以肯爲人則無不肯者但思今生錯  
過一失人身萬劫難復此則不容不肯耳老  
人心知法緣爲難此行蓋爲山林狹習所使  
及至狂心頓歇觀南岳之靈爲諸祖所拔今

已竭矣生氣爲難今寓湖東如生公住虎丘時也善孫從北回不久將同齋禪入粵可一悉也知足下善病此是足下慣熟法門願室中不少師子座令諸來者同入幻病三昧則此病爲精進幢也

### 與龍元溫

老人初入粵時足下最先入法門爲居士長同遊二十年來不在音聲色相間老人今去粵賴足下居然爲法門長也惟足下護法精心如金剛幢但以護念付囑爲懷種種方便引攝有緣直使慧命不斷爲第一義妙在離言之指自有擦天鼻孔豈爲老人一莖眉穿却耶昔世尊不許阿難以緣心聽法宗門不許語言轉正要顯出當人作畧耳奚以實法縱人哉老人感足下殷勤爲法惓惓苦心豈

忍忘情但願此道不墜即千載如一日也又何有於去來南岳山靈已竭一切道場皆委荒榛殊爲酸心恐諸老復起亦未易舉也嗟乎道與時也安可強乎

### 與元溫起南

足下念老人與諸子周旋十八年來大似幻師與四衢道作諸幻事雖有種種妍醜欣感之狀總之皆歸幻化人今日觀之又夢事也老人初心妄意南岳爲大休歇地及至乃知山不宜老種種不易皆爲身心之累且衰朽廿七又無行脚濟勝具只得隨緣放下將就湖東幸一二檀越助營菟裘去冬誅茅結廬於逼除日已就安居當下狂心頓歇生平所志願者一旦得之二十年中踰踰辛苦化爲無上妙樂之境矣信乎淨穢隨心苦樂在已一切

處無非寂光真際也最可喜者已蒙聖恩浩蕩還我本來面目無復他慕其山門應接賴有湛公荷擔老人自此閉門飽食高眠一切禪道佛法東之高閣今日乃爲天地間一無

事人即此一日之安尤勝碌碌一生也諸子

陸老

主

聞之豈不爲我大生歡喜乎修公同居時時提撕此事恨不與諸子共之古人謂道路各別養家一般諸子果能日用於一切處以老人之樂爲己樂則老人所有亦諸子之所有老人所無亦諸子之所無也所謂一身一智慧力無畏亦然此語豈黃面老子自道哉莫謂老人今日之事與諸子絕分但於日用妄想交錯煩惱固結處便是老人現前時節若當面錯過即隔粵山楚水也今歲正是諸子願力成熟之時嘗憶文殊窟中一萬卷屬常

空數十座且人人脚下一片雲豈肯讓人乘之耶但有疲於津梁者啓南上座當爲大眾白椎耳

答李湘州太史

貧道一入空門即抱向上志十九披緇遂棄筆研單究已躬下事荏苒十年未有開悟遂匿迹五臺米雪中尅苦身心甚至一字不識之地忽然四大脫落無依回觀從前山河世界皆夢中事由是得大快樂一切應緣如鏡中像了無滯礙如此八年先是諸經實未通達因思佛楞嚴以一心三觀爲宗向以文字障礙貧道澈心諦觀只以理觀爲主理觀一通餘文可畧嗣隱東海潛心力究忽然有得遂直述此書自爲必信即法門疑者不無久慕玄解特請印正當有面決處此時苦以病

魔作祟儻秋爽有期當掩關十日一決生  
平之素庶此道寥寥天壤不孤耳明發潮流  
回首徒有瞻依

寄高瀛臺不守

頃時事驚心公壯心勃勃讀尊草委悉近况  
然臣子爲國撓忠固本分事第非其時似違  
用舍之戒况當垂老之事居固窮之地正壯  
士失色之時豈不爲身心大累乎杜智者之  
於重輕必有一以審處矣山野年近八十衰  
病日至幸藏迹空山苟延一息待死而已枯  
朽之懷無以爲知已道者儻公能降心寂莫  
享清修之樂作出世一段因緣大爲奇事古  
云生平無限傷心事不向空門何處消此實  
意之所望者

答談復之

廿七

頃就湖東尺地結廬於灌木之陰業幸就緒  
於月之十八日入室高卧夢想頓空足可娛  
老且喜得如足下信道之士相與精神流通  
可謂不索莫矣行者來得足下書中語似於  
知見上做工夫此足下信向之篤故楞嚴云  
知見立知即無明本此謂衆禍之門也又云  
知見無見斯即涅槃是謂衆妙之門也此中  
云知見大非凡情妄想思算境界皆從實際  
工夫真參寔悟處做出殊非口頭戲論當作  
佛法也足下信心固篤入法未深便作如是  
廿七種種知見語皆成戲論其杜善知識分上不  
是以佛法作人情便以冬瓜印子許可也老  
人所云衆生知見即佛知見者蓋推本未迷  
以前言之耳不是迷中妄想知見當作佛之  
知見也若以妄想爲佛知見則大地衆生皆

已是佛又何用修行耶若以尋常妄想情慮當作受用境界則一切世間淫殺未除貪嗔放逸者皆是佛矣若作此解即是魔說豈下以邪見作正悟耶來語種種皆非真實受用處足下但將從前知見一切剗去纖毫不留於一念不存處稍見影響方可以言箇中事若以聰明伶俐知見把作正解恰似認驢糞作明珠若在善知識門下存此知見則善知識亦成邪魔種類矣老人於足下大生法愛故不惜眉毛以醉來意足下試自點檢果於知見上有何實際當不落此戲論場中以爲入道真種耳深切思之

又

向上一路親近者稀不是真正奇男子決不能單刀直入此事決不是世間聰明伶俐可

能湊泊亦不是俗習知見之乎者也當作妙悟亦不是記誦古人玄言妙語當作已解只須真參實究向自己胸中流出方始蓋天蓋地若有志參究只須將從前知見盡情吐却即上大人丘乙巳字脚亦不許存在胸中吐到乾乾淨淨一物不留處放下又放下放到無可放處方是入手時節此時正好著力做工夫做到做不得處如壁立萬仞纔是得力時節如此用心辟如逼狗跳牆定有從中迸出一段光景方是真受用處殆非汎汎可到此地苟非真正丈夫有決定之志者不能至也世間多少聰明伶俐漢都納降歟於五欲場中高者納於功名路上如此而已幾曾有自己活計哉以足下之根器加之篤實信心已具根本最爲難得若效當世口鼓子禪但

資說鈴不究實際豈不孤負已靈哉以足下  
信老人心決定無疑故不敢負足下歸心之  
望前書僭妄以恃知已故不惜眉毛不是披  
剥足下願足下詣真實際不欲向門頭戶底  
墮恒品耳足下自謂向棒喝下承當足見大

附七

十六

力量處要知古人棒喝不輕施即承當亦未  
可草草願足下從今一切知見盡行放下就  
放下處提撕便見真實受用以所望足下不  
淺故不惜忉怛政以足下有此大力量故以

千斤擔子累足下耳讀書之下試請大慧書  
問一看便見者人不妄與也

與穆象玄侍御

山野向有休老南嶽之志去冬杖策而來山  
居之緣未就頃者暫寓衡陽之湖東亦古道  
場地也勤公來得悉明公比來大作佛事頗

附七

上

開人天眼目聞之喜不自勝嘗謂古今豪傑  
之士一段般若光明多被世緣蓋覆盡力納  
向功名富貴門頭肯於自己性命根宗向上  
一路著腳者甚自難得以此大事因緣乃大  
夫究竟歸寧之地明公頓能向此回視功  
名事業特塵垢粧糠欣羨何如第恨不能相  
與決擇向上事以此爲闕耳聞明公精持金  
剛般若頃有決疑一本奉爲法施

答劉玉受繕部

蕪關幸入維摩之室自爾音問時通第未酌  
公飯命之念此爲抱愧別入匡山樓邊六年  
壬戌長至月復有嶺南之行辱惠辛酉閏月  
書至癸亥二月方得開誦一書之達如此况  
人生多世之緣乎所示病紀細細披讀雖是  
病態要自參究習氣中發非業習也就中見

公歡喜不無但以爲實證則未可也且楞嚴

明訓若從真實參究禪定中來亦不敢作證  
若作聖解即受羣邪況病態乎雖然過此一  
番公當自信其心歸除從前知見不患不到  
家邦平貼地耳

答杭城諸宰官

山野自愧薄劣爲法門罪人漂流瘴海二十  
餘年骨殞神銷僅存一息將匿影窮山畢命  
斯世第以法門之故與達師有死生之義悲  
蓮師有慧日之沉特不遠數千里持辦香以  
弔茲已了雙徑之願擬過殘冬有雲棲之行  
必取道錢塘一入毘耶之室何意辱諸大長  
者先施慈命晤玄津法師委悉法會之盛何  
幸餘生再見今日感不能言擴慚無地謹此  
致謝容當敬受彈呵以銷狹劣

與蘄州荆王

恭惟賢王殿下睿德天成靈根夙植內蘊真  
慈外現國主身處塵勞心存淨土山野枯朽  
山林仰德欽風爲日久矣自分無緣一餐微  
問去秋遊目匡廬濱行適歸宗老納持令旨  
至伏承香積之惠匆匆行脚未遑啓謝今夏  
復還匡山擬休老計幸故人汪司馬公以法  
眼相看願結十賢同入蓮社欲賢王爲上首  
序七  
曾託左右致意想未達睿聽然惟匡山即靈  
鷺斬黃猶舍衛豈捨賢王於法門乎將期始  
十八  
終金湯耳頃拜使者之辱兼領法施深感慈  
念致謝無量且聞家嗣之變知賢王以天倫  
至情難免憂苦但人生修短各有定分本屬  
前緣往者既不可留來者尚圖厚望豈可以  
不作之魂而傷生者之性此在達人以理自

這萬無以癒念重勞玉體也唯望三寶慈悲足以利存亡耳願賢王厚自保愛

答荆世子

先王上御國事多艱殷下冲齡方在勤學其內外事體皆在國太一身擔荷憂勞之念又

陸七

九

當何如山野以此不忘於心也然須自知保重節憂省惱以靜持心以慈御下以綏天寵萬無過傷以慰羣皇其於念佛誦經禮拜乃切已大事又不可以艱難退心捨此一念無可以感佛天加護者惟有至誠可以格天耳

答無錫翁兆吉廣文

公道念精純人倫師表願開示來學務真參實究不墮光影門頭爲第一義大抵聖學一宗果能參究禪門工夫方有實際且近習多好談宗門爽快語句太爲流弊誤人不少以

杜口頭非真知見也至若楞伽楞嚴金剛三經乃發明最上第一義顧以文字視非正眼也願公留心時時披究當得真正路頭以末世無明眼人賴此爲印證耳

與聞子與

念足下爲生死心真實如救頭然五欲泥中不若是堅強勇猛誠難頓拔其根若於熱腦中發一念清涼便是火裏生蓮但惜足下稟氣柔弱心力骨剛第色力不充耳居常善病足下識此病源乎他人之病從世間貪癡起足下之病從爲道貪癡起病雖不同爲病則一足下憤憤要出生死將謂脫塵網爲出生死不知離妄想網爲真出生死况父母之恩未能頓報若以遠離爲報則重增父母之憂是返苦於親也何報之有以不得脫離日夜

癡癡妄想以爲不遂其志則道未辦而苦茅先增長矣豈非大癡耶足下當自思惟妄想乃生死根即於病中覩此妄想了無根蒂則念念頓拔生死即此坐進此道法身日健心地日明不待脫而自脫矣老朽感足下信心時不能忘聞足下病尚未安故以此奉慰

與金省吾中丞

在昔豪傑之士負經世之材者但知建功立業於不朽豈知真不朽之業哉以不達本有捨已從人故功未必成即成而未必不朽即有虛名垂之後世名存無益而黑業隨之因果昭人之耳目者古之將相類墮於此孰能如裴張白楊諸大老在世出世者乎是知有先具性真而推緒餘於功名者亦有功成身退而歸根於性命者雖早晚不同而超然獨

序七

丁

得世難與比者則一也惟翁當功成身退之日即能放下諸緣潛心一真之地其所謂至樂於己者九鼎不易也豈非大豪傑哉惟翁即在放下處著刀放到無可放處自然不被生死業繫矣即修淨土一門最要放下染緣而淨業方成然於放下處求生淨土是以彼易此博換之法耳雲棲道場清規肅靜如金剛圈但願大衆一心依教奉行即蓮師法身儼然踞獅子座也唯衆護法大檀時時加被以增精進耳復何所云

與嚴天池中翰

壬

還山後業已具報奉慰慈念山居卜地最爲幽勝拮据誅茅數椽十月望後已就安居將三月矣歲窮則無所不窮唯有千峯積雪萬壑松濤盈耳眩目時幡然一老鬚髮蓬鬆頽

然兀坐擁衲圍爐燒榦拙火邈焉不知有人  
世而人世亦不知乾坤之內有此物也積劫  
塵勞可一洗殆盡況二十年炎蒸毒霧乎想  
老居士聞此必爲一撫掌

與王季和

居士言近來日多懈怠無精進力此自知之  
明經云知是空華即無輪轉以知爲懈怠則  
定不爲懈怠轉矣古德云心不與世情和合  
是真精進近聞同元初讀書洞庭山中塵境  
遠離六根無據置身於三萬六千頃寒波浩  
渺之中如坐大圓鏡裏且與勝友對談不二  
此中何處更容懈怠乎第恐妄想不休如白  
日作夢自生顛倒耳

與顧履初明府

居士天然道骨稟出塵之度養素山林固稱

高尚但於性命根宗超出生死一著似未留  
心居士根器已具所欠知識與之切磋蓋亦  
時節因緣未至耳山野卜居匡廬之南七賢  
峯下與五老相對揖讓雲中吞吐彭蠡波光  
雲影不減太湖雖花果難爭鄧尉而幽勝過  
之山野幸託棲遲逸老且願效遠公東林遺  
事將期邀域內高賢同修蓮社之盟居士肯  
留心此中幸約同契勝友各標志願竢結構  
道場落成他日歸來如久客還家共老煙霞  
同歸極樂豈不爲最上因緣乎居士若果惠  
然以爲先導無疑山野饒舌也

與虞素心吏部

往晤公於東禪覩其道貌天形敦篤厚重心  
知其爲有力大人所爲公惜者有道器而未  
聞道恐臨大事人不勝天耳苟不奮發真實

信心於佛法中精心著力深窮起生死之學爲真實處世俗口耳皆非究竟地也出世真修唯楞嚴一經應世之妙無逾道德一書願公早發信心於此用力久之當有自得處也

與熊芝岡侍御

夢七

主

前過武昌得瞻光露辱不鄙而厚遇之飽餐香飯深領至言歷談處遠一段精神所謂威行蠻貊氣欲吞胡載戢干戈嬰兒強虜事事全出大光明藏金剛心中聽之不覺毛孔熙怡私謂菩薩現宰官身定國安邦盡屬神通遊戲嘗聞其語今見其人即以此心成佛真能一超直入誠雄猛丈夫哉別後光儀時現心鏡頃聞潛心佛事此又超出世間一步古語有之生平無限傷心事不向空門何處消惟此空門寔豪傑退步若肯放身此中以大

智火銷鎔意氣畜此無生利器稱師倚爲劍天長劙把定乾坤眼睛他日神通回視向者直一唾耳實所望焉高明其有意乎

與蔡五岳使君

往幸有緣一接光容即辱法門心契承爲六

祖護法雖闡提作障而金剛種子已不磨矣旣而曹溪因緣亦以獅蟲嚼食竟違本願又作未來公索山野亦脫然謝去未幾即蒙恩度嶺初擬南岳休老未遂復有雙徑之行了達師未了因緣所經叢林處處皆公心光照耀而禪宗向上一著莫不推爲上首末法宰官能真參力究如公者指不再屈想年來履踐真切當遇關掉臂逢緣自在一切幻化皆張般若智鑑矣

答王於凡

夢七

主

曇公來辱惠手書以生死一事拳拳於心發此大心甚爲希有但以念佛有漸次欲求頓悟之說此乃近世士大夫學佛者喜爲爽口之食非應病之藥也以未實有爲生死心但徒說玄妙道理口說爲生死且亦不知何者爲生死根所言生死根者即是吾人日用種種妄想人我憎愛貪瞋癡等諸煩惱業此業若有一絲不斷即是生死根本如今說要參禪頓悟了生死請自討量果能一念頓斷歷劫煩惱如斬亂絲一剎不能斷煩惱縱能頓悟亦成魔業豈可輕視哉從上諸祖頓悟亦從多生積功漸修中來故頓悟一著說則似易其實爲難苟無二三十年死心工夫如何得向熱惱中一念頓悟亦要在自知根器何如耳至若念佛一門世人不知其妙視爲淺

啓七

舌

近其實步步踏著實地何也以吾人有生以來念念妄想攀緣造生死業何曾一念回光返照自心何曾一念肯斷煩惱今果能以妄想之心轉爲念佛則念念斷煩惱若念念能斷煩惱則是念念出生死若此一念不亂到臨命終時惡業消滅佛境現前一念隨佛往生淨土永超生死登不退地所謂但得見彌陀何愁不開悟又何必論頓論漸又管甚三品九品哉譬如世登黃榜即末後一名亦可又何必要鼎甲哉苟如所云參禪徹首徹尾則五濁十方無非淨土此語甚痛快第恐不能如此豈不自誤此生又墮長劫生死果能以念佛之一念不移一心不亂比參禪更有下落總之惟在一念真切耳但參禪定要死盡世心不容一念妄想其念佛是以淨想轉

染想以想除想乃博換之法就吾人根器易爲耳其實心心念佛心心不昧此心妙樂有不可言者足下請試爲之幸無以老朽爲劣解知識也此不欺之言惟心諒之淨土三品之說嘗備淨土會語論中足下無惑於邪說請細披之無俟多贅

陸七

圭

謝吳曙谷相國

頃承翰教知明公時中以楞伽印心昔張方平偶得其本恍是前生手書此亦明公懷中故物耳但此經文險義幽山野不揣妄爲註記不能發揮萬一承問此經何以不立九識蓋佛應機說法教有權實以初出世時化機未熟不堪受大姑爲小乘劣根說六識三毒爲生死本即八識祕未敢說直至三十年後根機漸熟方說唯識以八識爲迷悟生死之

答阮澹宇太守

客歲聞桂冠東歸喜慰無量惟菩薩度生固是本行當劫濁時衆生垢重即釋迦不免感

本猶恐不信佛性故於八外又別立第九名無垢識以引進之此亦未盡大乘了義過此已後觀機已熟乃說楞伽直指識藏即如來藏爲頓教大乘此經不立修證漸次名位但了一念無生頓同佛體故經雖有種種言說都是破外道小乘執言之病只教離言說妄想頓契本心故達磨西來以此經爲心印全

不同餘經之說也明公但觀經中識藏即如來藏一語便是究竟極則不必更求九識爲實法也大段此經只是要離言說妄想爲入門工夫開卷即一切俱非便是佛祖正令妄意如此惟明公留意焉

願奈何能盡願力乎青山白雲晚年清福較  
之尤多若精修淨業以長揖堪忍又爲丈夫

最上緣也

慈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十七

音釋

敷蘇後切 戎慈良切 傳達遂切 蘆盧啓切  
音叟 音端 音辨 音里

晉子谷切  
音市